

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与教育理念¹

顾肃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4)

摘要: 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是西方主流的政治哲学。本文根据自由民主政治哲学的一些观点来探讨关于教育理念的一些基本问题。一个社会的自由民主必须从课堂做起, 从家庭做起。我国当前的一些热点教育问题都隐含着违背自由和民主精神的教育理念。教育的创新最后应该化做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这样一个教育理念, 就是对自由、民主本身最深刻的理解和制度性的落实。这是最根本的东西。因此,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关键在于基本理念的突破和实践。自由民主的教育要求: 一方面为学生创造一个自由交流与平等讨论的成长环境, 强调对学生的宽容、信任与尊重; 另一方面, 在给予学生自由选择的同时, 也要让学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对自己的学习严格自律。自由民主的教育要求教育者走在时代前面, 从课堂开始做起, 让学生自律自主, 抱着“向前走”的态度, 身体力行, 通过青年人的教育来逐步达到社会进步的目标。

关键词: 自由; 民主; 教育; 宽容

一、引子: 我国当前教育理念的缺失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非常有意思, 尤其最近这十多年。我们好象蔑视宏大叙事, 喜欢那种雕虫小技, 喜欢那种细节东西。宏大叙事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被贬抑的东西。但是, 我觉得自 16 大以来, 我们的宏大叙事还有市场, 还能做不少事情, 比如说自由民主。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最近我们组织翻译的一套书, 其中一本叫《实践伦理学》, 已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作者为辛格 (Peter Singer), 一个很有名的伦理学家, 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他在这本书的结尾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为什么在德语世界遭到封杀?”。事情是在十几年前。他研究和讲授他的动物解放、功利主义、基本的伦理诉求。有一些教授请他去德国讲课。结果课前有很多人, 包括大量的残疾人, 在校外和礼堂外抗议, 呼口号“打倒新纳粹”。他说, 我这个理论与纳粹没有一点关系, 你们为什么叫我新纳粹。许多人都攻击他, 结果他在德国的讲演全被取消。邀请他的教授都受到同样的警告。甚至有若干人给校长写联名信, 一定要把邀请他的人都开除掉。这是在 90 年代的德国。这样的思想状况, 怎么能出思想大师, 怎么能出毫无畏惧的政治学、伦理学研究的一流学者? 辛格说, 我不是新纳粹, 我的家人就是犹太人, 深受纳粹迫害。我爷爷在纳粹集中营被关过, 我们一家人是从那儿逃出来的。我跟纳粹有什么感情? 我是在进行理智的研究, 包括伦理的研究, 比如对毫无挽救希望的婴儿实施安乐死的问题。这些东西与新纳粹有什么关系? 他们为什么这么激动呢? 最后他说: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二战以后德国的思想界是这么的可怜。为什么呢? 你不能宽容不同的意见, 理性的讨论都不允许。”

我今天从辛格的这个故事说起, 是想说, 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这些东西, 包括我们今天的教育也需要反思一下自身的问题。我们对教育投入的钱多得不得了。但是二战以后的 50 多年, 具有中国大陆本科教育背景的, 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拿到过诺贝尔奖? 我每年要接待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 东京大学的、耶鲁大学的、哈佛大学的都有, 类似的也有。他们看了我们南大的设施, 说你们的设施比我们的好多了。我们的硬件真的比他们好很多。一位东京大学的学者对我说, 你们的设施这么先进, 简直让我们太吃惊了; 就间普通的报告厅及其多媒体设施, 都比我们东京大学强多了。但是, 我们再反思一下。我们的钱是投入了很多。路甬祥说, 我们就是要搞诺贝尔工程, 我们准备两百亿, 或者多少亿, 准备培养诺贝尔获得者。这是钱的问题吗? 肯定不是。当然诺贝尔奖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我们只是将它作为一个相对的标准。诺贝尔奖通常都是奖励科学领域里具有最重大

突破、大家公认的成果，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个评价我们科技和教育领域里的创新的比较性标准。我们不是说绝对的标准。唯一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的有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都是西南联大的背景。还有丁肇中，是台湾的本科教育背景。他们都是到美国读研究生以上学历。或者到哈佛大学，或者别的什么学校。他们在美国不到 20 年就拿了诺贝尔奖。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从 78 年开始，大批人的出国留学，从本科到研究生，今天已整整 26 年。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接近他们的成就。而且大概十年以后还没有这个希望。我说，可能有很多，我们会等待，总有一天会有的。但是，等到什么时候？

这是为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教育理念当中存在一些根本的问题，比如，对于学术自由的强调，对于学术创新的强调，而且是系统的强调，从中小学训练开始就强调。这样一种强调要求我们的教育理念的突破是系统性的，而不是一点一点地做，比如只是介绍一种理论。我在哈佛读书时，经常听教育学院的人讲，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到教育学院讲课，通常第一堂课就说，我不是来只跟你讲大道理的，我是来实践的。比如，有一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说，他说他到教育学院不是来讲化学的，他是来造反的。造什么反？他说，我们的传统教育还不够，还要继续创新，我就是来呼吁的，我就是来行动。该教授组织了一批人，正在美国中部一个州的一所中学做这样一个试验：让所有的课堂都没有老师，只有学生自己上课，只有一个辅导员坐在边上。按我们的教育标准，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这不是胡闹吗？他说，我试验了几年后，觉得收获挺大。我就问，学外语怎么办？他说，外语不怕；我们美国是移民社会，我们的学生当中外语比美国教师好的人很多，比如法语、西班牙语，有的学生讲得比老师还好，因为这是他们的母语。

我说这么多，是想强调，现代教育对自由创新的强调已经变成一种制度性的东西，一种融化在教师血液里的东西。你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你就找不到学术前沿。这是我在哈佛的一点收获或感受。教育创新最后化做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对自由、民主本身最深刻的理解和制度性的落实。这是最根本的东西。我记得以前我们教育学的研究就是把前苏联的一些东西系统地拿来研究，做大量的介绍。但是我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基本理念的突破和实践。现在真的需要很多像陶行知这样的人，就是去实践，干中学。我也不断呼吁，我们的教育研究应该从这样一个背景来做，才能做的更好。

有一段时间，某大学一位理科教授的演说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他在日本学习这么长时间，居然对中国教育用这样狭隘的观点去谈。比如他说，质问：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考英语？不考英语四级就不能毕业吗？我热爱我的祖国，我不爱英语。这名牌大学的教授，又是多年留日学习，竟然讲出这样的话。这不算。下面还说了一大堆攻击别人的专业，比如他说：纳米科学算什么东西。下面一句，只有我的那个最好。他可能是搞材料科学的。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对着这么多学生讲出这样的话来，这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一个很开放的名牌大学教授的讲话已经狭隘到这种地步。上次我到这个大学开会，结果他们一个生物系教授说出同样的话：我们现在所有学科都是西方的，我们生物学也是西方的，为什么不能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学？我就让我的学生来考中国生物学，来打败外国佬。我说，你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怎么来的？你如果连生物学的 ABC 都不接受的话，这个学校根本不会接受你；你创立一套中国特色的生物学给我看看。学科是一件国际性的事情，得大家承认才行。这么狭隘的观点你灌输给谁了？这里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个名牌大学教授不能在学术上做出宽容，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起码一条，你不是那一行，你怎么知道别人差到那个地步。你在向学生灌输怎样一个理念，一个非常狭隘的理念。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教育必须要避免的。我们今天的教育一定要向前走，走到一个宽容不同学派、宽容不同的思想的境界。可以有争论，但不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是起码的教育理念。如果连这个都克服不了，有许多障碍，每个人都有先入为主的思想，认为我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别人的都不行，最后必然造成了无数的思想障碍，你如何向前走？对这两个人，我是很不客气地向他们进行了争论。我说，不要以为你们说的很动听，实际你们的思想是非常的落伍。用不着这样。今天的科学为什么强调英语。这用不着讲。最先进的文献，世界最好的文献，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用英语写的。你要进入前沿，你就必须要学习英语。这一点，邓小平都比你们前瞻的多。78 年恢复高考，他提议马上考外语。不行，你总得从个起点开始吧。这个起点就是自由交流，自由交流总有个界限，没有界限怎么办？爱国心很好。如果那一天全世界都

来学中文，可以像学英文那么容易，那我们也到联合国搞一个中文工作语言。这也可以，但是这里有一个社会接受度的问题。我相信有这么一天，但我不知道是几百年以后。这都是客观现实，可是眼光为什么这么狭窄？这作为一个引子实际是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个人义愤问题，而是一个理性去接受的基本常识。这些常识是我们探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教育方面，我们需要有形而上的思考，但更需要有形而下的实践，去改变它，使我们的教育达到更高的层次。有人统计，我们的论文发表数量在全世界达到第三位。但是经过检索后发现，论文的引用率和它的发表数量悬殊极大。大批的文章可能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引用过。这说明你的成果没有引起同行的关注。这大概又是一个教育理念的问题。大量手工作坊的研究导致了你的论文没有任何人来回应你。写作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人与你讨论过，发表后也没有人与你讨论。毫无社会反响，同行的反响都没有。一个成果没有一点社会反响的话，你这个成果的作用到底在哪里？我在我们研究室提议每周做一次讨论，每个人都轮流做，尤其是中青年教师。就说说你这个东西怎么样？然后所有人都一起来攻击你，帮你改进。这其实也是一个教育理念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过交流向前走。

这个引子告诉大家我最近的一些感想和体会。下面讲政治哲学与教育理念的关系。我这里主要讲的是西方主流的政治哲学，即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是至少自近代以来，自霍布斯、洛克以来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哲学。这里主要讲与教育有关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一个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是他判断的最好一个判断，个人是基本单位，而不是说由其他如团体来决定，团体判断都不行。霍布斯说，原始状态每个人都是个体。如果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像狼一样怎么办？只有在社会契约的制约之下。现代启蒙思想的前提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前提。这个前提被洛克等许多人加以反复阐释，一直到今天罗尔斯等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的主线。它从自由主义的前提得出政治民主的结论，又直接深入到教育领域，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成为西方民主哲学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一脉相承，发展到今天大家都在反复关注这件事情。

许多人认为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与教育没有关系，但我认为这与教育息息相关。当我们说，你作为教育者，以什么心态对待他？平不平等？这已经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又如课堂平等对话，在西方是从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角度来说的。下面我从两方面（即自由和民主）来探讨它与教育理念的关系。

二、自由与教育

自由是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信念。它是一个需要我们从哲学角度反复加以探讨的，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概念。当我的书刚出版后，有的宣传干部就说：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你竟然把自由主义作为书的名字，这真不识时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是对革命队伍中某些散漫的人的一些批评，这与作为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毫无关系。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自由”这个词，是指不受限制，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他的行动和选择不受他人行动的限制。这是自由本来的意思。这个本意你可以作各种各样的引申。但是你要根据它本来的意思去探讨它，而不要去环顾左右而言它。教育也是这样。教育最终就是要发掘每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自由。发掘它思想的自由、创新的自由、向前走的自由，选择它自己的自由。

就这种对自由的理解本身，许多人也存在混乱。有一种定义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了解。黑格尔就是这样说的。这个定义的最大问题是在认识论上有问题。在认识论上，我们的自由来源于对某些事物的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但是这不是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自由的定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定义是指“选择的余地”。好比你走到岔路口，这路口有好多分岔。当你站在这个岔路口上，你可以有选择分岔的余地和权利。在这个选择过程中，你可以有对必然性的了解。你知道有个岔路口不是路，而是悬崖。你上去以后肯定会粉身碎骨。这是你对必然性的把握，即自由落体运动。几秒钟后，你的下落速度是多快，你的动能是多大，肉体摔下去后摔成多少瓣。这是对必然性的了解。但是对教育和政治，仅仅有这种必然性的了解是绝对不够的。大量的岔路口是没有是非可言的岔路

口。比如说，我就喜欢研究安乐死，地理、历史我就不喜欢。这已经没有必然性可言，而是个人爱好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凑在了一起形成了我就喜欢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你一定要对必然性的把握，那是一个误区。而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和教育的自由也是指这一方面。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和这些人在一起，推行我个人的理念，选择这样的人作我的代理人。如女性主义者，我就要选择女性作为我的代表，不喜欢男人。这不是是与非的问题。你要反对它，就大逆不道。在西方就有这样的。这是个人喜好的问题。这恰恰是自由的另外一个本意。这样的个人喜好不存在是与非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政治和教育的自由的大量问题都是这样的问题。所以，理解个人的自由的真正要素就在于个人自愿而不强制的行动。这必然地就涉及到自由与责任的内在联系。

自由和责任的联系是我们今天教育要大量谈到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曾说：道德依附于我们自己，而作恶也依附于我们自己。也就是说，道德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作恶也取决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权利去作的事情也有权利不去作。这种权利是一种选择的权利。而选择是一种具有欲望的理智，或者说一种具有理智能力的欲望。你有一部分是自由的，但同时有一部分责任与它联系在一起，同时跟理性紧密挂钩，你的理性判断对于你行使你的权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一个人的行动是和它的理性判断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由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比较全面的。它不完全是前面所说的必然性。它有一部分是理性的，有一部分是自律的，还有部分是我们对必然性的把握，还有部分是个人喜好。这样，自由的这些要素都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自由和教育自由都是这样考虑的。

罗尔斯的“自由”定义则认为，自由有三个参照要素：（1）自由行动者。没有行动的自由是绝对不行的。我被关在牢里，手脚被绑住，你能说你还很自由吗？比如萨特，他在牢里写了《辩证理性批判》，他说他在精神上是自由的。这在罗尔斯那里看来肯定是不自由的。（2）自由行动者摆脱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束缚。有一个对象是摆脱的对象，如果没有也不能构成自由。（3）自由行动者决定去做或不去做的事情。罗尔斯认为，这三者才构成了自由的完整的定义。

我们今天说的自由都是跟这三者有关的。比如各种社团、各种自由人自己做出各种各样的判断或决定。这与良心自由有关系。我出于我的良知做出我的判断和我的选择，然后我自己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这都和罗尔斯的定义直接相关的。我是一个自由行动者，我要摆脱别人对我的压制，我自己选择我自己要的东西。没有选择权就谈不上自由，即使选择权不大，因为有选择与没有选择具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一点很重要。比如现在的民主制度，有人说，选来选去，只是两个党派之间，或者三个党派之间，最多 5 个党派之间，自由太少，不算什么。我说，2 比 1 差别极大，2 有选择，1 没有选择。比如有移动没有联通，你没有选择，用手机只能找它。有了联通，你就有了选择，手机马上降价。2 和 1 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

教育也是如此。大学入学考试选专业。哪一个人那么高明能知道自己选什么专业永远好。但是市场因素要求你这样。现在很热门的专业，就业最难。市场调节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那么害怕？哲学系学生过去工作不好找。现在好多人真不学了，反而找工作还容易了。在美国，有的学生在学校选好几个专业，今天这个不行、不感兴趣，明天马上转。好多系都这样，很正常。院系也尊重学生的选择，高高兴兴签字走人。这就是开明。这就是给你选择。有选择才能创新，没有选择怎么创新。这儿就说到比尔·盖茨。他在哈佛大学已经读到二年级，计算机方面做的很好。计算机当时是个很年轻的行业。他对他母亲说，老师讲课都比我陈旧，怎么办？。他母亲说，既然这样，那我给你贷笔款，开个公司算了。这个人成功了。我曾问一个东京大学教授，比尔·盖茨如果在日本，能成功吗？那个教授说，不可能。你这么个人，在大学二年级就这么狂妄，社会不会宽容你，肯定被扼杀掉。我直点头，他说的是实话。在东京我能感到人与人关系的压抑。这说明，哈佛的教育制度非常宽容。因为自由更强调选择自由。

大家注意到最近《读者》杂志有篇文章《在耶鲁大学的演说》。某一大公司总裁问学生一句，你们有多少人能把这本科读到底的？下面哗地一片举起手。他说：“哦，你们这些人永远达不到我的水平。我就是耶鲁大学预业生，只读到大学二年级。我统计了一下。耶鲁达到我这个水平的只有 7、8 个人。”当时有的校长看得面红耳赤：怎么这样来贬低我们耶鲁了？后来有位老师说了一句公道话：

“就是因为给了我们这样的自由，这才是我们耶鲁的骄傲。”就是说，我们宽容你。这句话使这个富翁承认，这倒是真的。这是选择自由的问题。我们要看到，那些中途跑掉的人有好多都是失败者，什么都不是的人大有人在。只是这几个人是成功的，成功后他们才耀武扬威的。当时他们都是胆大的人，抓住机会就不放。这种人的情商决定了他们做什么都成。让他们走，我想哈佛有这样的胸怀，耶鲁有这样的胸怀，我们南大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南师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

说到这里，我想到密尔《论自由》里的一句话：天才永远是一个社会的少数，但天才需要自由的土壤。如果社会没有这样的少数天才，社会的损失太大。一个天才的发明能够造福多少代人，而扼杀天才的创造是最容易的。密尔说：一个人的自由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自己争取的。给了自由与没给自由的体制是扼杀天才与不扼杀天才的区别。那么自由是什么呢？就是不伤害他人。我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伤害他人，就是道德的。其他的标准都不行。比如，对你好，这是家长制的。你可以以无数个标准说对你好，但是这些对你好的标准很多都是你自己的标准。只要你不伤害他人，你自己怎么做都是你的自由。这是激进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当然，这也有些极端。因为即使我不伤害他人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但在今天看来，密尔的话大致还是没有错。如果你看到二战以后自由选择的余地这么大，大到基本上还是遵循密尔的思路：我只要没伤害他人怎么做都行。严复翻译这本书，书名叫《群己权界论》，翻译的很好，即个人权利的界定问题。我个人的行为没有伤害到群体，那么我的行为就有自己的道理。这就是群体和自己的界限划分。比尔·盖茨的例子就是对密尔的很好的注脚。越是开放的教育制度，就越是容易产生天才。这需要一个社会的土壤。天才是土壤里的盐，大众是白水。如果都是大众，没有天才，大众永远是白水。有了盐以后，这个白水就有味道。

最近南京一大学生在网络上写道：“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接吻最好？”实际上直接针对教育部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规定了无数个禁区，包括不准学生在外租房。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能出这样一个文件也是个奇迹。半个多世纪以前，金陵女子大学和中央大学，所有的学生都是自己租房住。大学生已经年满18岁，自己租房都不会吗？自己找个房子还不知道吗？这种事情还让我们包起来。怪不得现在说研究生生活还不能自理。这是制度不让他们自理。我们今天这个条例就在助长这种现象。你自立才算长大。最近我碰到伦敦经济学院一位老师。他在我们南大度假呆了一个月。它有四个女儿。他们四个女儿都比我们同龄的中国孩子成熟许多。他根本不管它们。她们怎么吃都自己想办法。这就是锻炼孩子的自立能力。这其实是一个理念问题。我到哈佛去，那里的老师说，自1978年我们送留学生去以来，越到后面的就越发觉，学生的生活自立能力越差，最近这5年特别突出。为什么？独生子女太多。对于一些常识性问题，他们都不能解决，经常问老师。老师说，这不是我要告诉你的，这完全是你自己去摸索的。

我并不是说让学生放任自流，而是说培养他的自主能力，让他懂得怎么去选择？而不是怕你去选择，怕你选择错了，我帮你选择。这是价值观的本质的区别。康德所说的道德自律就是这个意思。真正理性的道德、合理的道德都是建立在他的自律的基础上，是根据他的自主，使他觉得我这样做是对他最好，处理他自己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道德选择。你尊重它的自由选择是尊重他这么一个个体的权利。这其实也是一个教育的基本理念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今天这个时代的道德还不如50年前。我有一个朋友叫谢泳。他西南联大写了好几本关于西南联大的书。他的书就是在孜孜不倦地追寻20、30年代由于新文化运动导致的教育的这种相对自由的氛围及其原因。他是在总结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学习是没人管的，那是你个人的事。

因此，我是不赞成收的办法，当然，我也不赞成放羊的办法。自由本身是有责任的。自己承担选择自由的时候，个人也承担选择的全部责任。现在许多老师在学生答辩前，也没管毕业论文没有合乎标准就送出去。今年6月21日我收到了几份匿名审查的博士论文，来自中国排在最前面的某大学。这些论文都是与政治哲学有关的。我自己看了5份。当翻下来以后，我拍桌子：混蛋！这是对我的侮辱。这篇论文120页，每页600字左右，约10万字。地、的、得不分，标点符号不规范。正文第一章，大标题上第一节，“啪”，一个逗号。可见导师似乎都没看。后来我给他们研究生院院长写了抗议信。我说，把这样的论文给我看，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你们怎么把关的？这样的论文也能答辩，我要一直告到教育部。后来他们给我打电话，感谢我这番负责任的话，因为我的意见和

否决，取消该生答辩的资格。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放任自流呢？这羊放的太大了。这连硕士论文的水平都不够。导师作为最后的守门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也太自由了。一方面管你在哪里住？公开场合接不接吻？另一方面又什么都不管。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我的文章两个标点符号错误，他就给我指出，并警告我，如果以后再有类似错误发生就对我客气。这是我的普通作业。大家熟知鲁迅先生的散文《滕野先生》。滕野先生要求鲁迅把解剖图再重新改一遍的严格，我是有亲身体会的。这又是自由的另一面。你是自由的，但是你要依据这个门槛或标准在教育当中来提高你的成就，你就必须达到这个标准。这里是有竞争的。你必须对你的成果负责任，达到起码的水平。自由与责任又是联系在一起的。你可以选择你的自由爱好，但是较高的学术标准也是你要承担的责任。自由的两面是统一的。

三、民主与教育

民主的本来含义就是多数人做决定，而不是少数人做决定。多数人做决定的权利是与少数人的专制相对的。少数人任专政就相信一些贤人、贵族、或血统这些因素。柏拉图是典型。他主张让哲学王来做统治者。他认为，哲学是最有智慧和知识的，哲学王的理性是最高的，只有他们统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所以他非常蔑视民主性。可能这与他们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杀有关。苏格拉底是被雅典人的民主证明有罪而被处死的。这导致了柏拉图对民主的某些负面的看法，导致他只相信少数人，不相信多数人。因此，哲学家当王不具有大众性，哲学王坚持理性，只有他做出决定才行。后来晚年他也觉得这种说法不对：我总是盼望着贤人，但贤人就是不出来。就像我们，贤人总是不出来，出来的总是比较平庸的人。这是因为制度的选择问题。

大多数人选择还是较好的。多数人选择，选出很蠢的人的概率很低。偶尔也会有，像希特勒。当然他不是蠢蛋，而是很坏。但是毕竟因为多数人选择，制约因素很多，概率很低。当然有人担心有“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在大家情绪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个很坏的人，这就产生很坏的后果或荒唐的制度。这种情况会有，但毕竟很少。真正的选择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经过多数人表示同意以后选定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由他进行决策可能更好。

让多数人作出选择是一种自由、理性的选择和决定。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洛克曾说，统治者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一旦获得同意，如果过一段时间，我又不同意，又怎么办？那么就再重新选择，定期地表示同意。不同意，就走人。所以说废除干部终身制，小平带了好头。这表明民主制度化向前走了一步。这是民主理念的一个必然推论。你要定期地向他们征求你的同意。这背后的思想就是自由表达同意。

其实这也涉及许多理念，比如言论自由。我同意多数人的选择，多数人必须信息流通，能够达到平等交流，而不是封闭。不封闭的结果就是言论自由。封闭的交流往往不能自由表达言论。对某些人品头论足：你为什么喜欢他，我为什么不喜欢他。大家一起来辩论：是不是我选择的人是比较开明的人。而且候选人之间要有公开的竞争，必须要辩论、争论。大家不要以为这离我们很遥远。广东省人大最近做了很多破天荒的事情。最近他们的提案中有两条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大报放在头版报道。第一条就是：人民代表就是要自由的拉票。竞争就是要拉选票。当然只是要求拉票的手段要合法。但是有人将拉票称为“非组织活动”。“组织活动”是什么？就是桌子地下的活动？跟民主的理念格格不入啊！拉票就要为自己的选民说好话。另外一条就是，人民代表必须向选民述职，你不述职就走人。这是民主的理念。这毕竟上了大报的头条，至少很多人默认了。有的在深圳做“三权分立”试点。这也不是空穴来风。

有人也批评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强调其坏的因素。这里有个“大恶”与“小恶”的关系。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民主制度，你可以找出许多问题。集权制和专制制度是大恶。与集权制度相比，民主制度的问题是小恶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就对这些小问题这么挑剔，而对大恶——中国 2 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却那么容忍。至少我们今天向前走就是很好的了。假以时日，我们的民主还是会不断向前推进的。我们的各个机构都会出现辩论、竞选等形式。

那么，这跟教育有什么关系呢？民主不仅是多数人决定的方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说，

我在家庭、在课堂上都是由多数人来决定。我跟你平等的，因此我跟你自由讨论也是应该的。老师对一些学术要求很高。这是角色分工。如果不这样就没有职业道德。但是在是与非、学术问题讨论上（如学术问题上）还是平等的。学生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学生完全可以与老师正面交流。比如，我常对我的学生说，你们自由选题，不一定非得与我的观点一样，但是许多学生都一窝蜂地写我那个题目的论文，因为这个现在还很热。我说，不要都这样写，可以写点别的，除非你认为有把握能够超过我，否则你总是在我后面走有什么意思。学生应该超过老师，不能简单地崇拜而不去超越。这是训练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自由地讨论。你看看，一个社会的课堂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当课堂充满了自由讨论、平等交流时，这个社会的创新是不断涌现的。

至于为什么许多实用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不遗余力，如杜威的《新旧个人主义》等书，他们就是要把教育哲学与自由民主的理念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往往第一章谈政治民主，下一章马上就谈教育。他说，如果你大谈社会政治民主选举怎样，而课堂上却是另外一回事，这是虚假的民主。他们主张，一个社会的民主必须从课堂做起，从家庭做起。所以我觉得像晏阳初、陶行知等人都是那些美国实用主义者、民主主义教育家的弟子。他们的实验中，师生一起劳作、一起生活。体现了自由民主的理念，在干中学习，在平等交流中学习，贯彻这些东西。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也是悲壮的一笔。他们都是以悲剧结束，因为他们的做法没被社会接受，做的实验都中途夭折了。这太可惜了。

从这个角度，我特别反对现在那种考试越来越多，而且不断加码的学习风气：英语四级、六级、各种各样的证书。各种考试机器不断运转。考试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这么烦琐。这样的考试制度出不了一个一流人才。在美国哈佛等大学，我看到很多后来很不错的人，在学校时候，他们的考试成绩大都中等以上，但是一到其他领域就知识面极广，跟老师争论起来非常激烈，这样往往在这个问题上，在将来都非常有潜力。而且老师也不看重你是不是全优，就看你怎样做这个问题，怎样跟我辩论。觉得你是学术可造之才，马上另眼相看。这实际上就是与民主理念直接有关的，即多元的选择与多元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所以胡克说，一个民主的社会是一个政府依靠被统治者自由表示的社会，同时也是在课堂上不断地自由交流、让学生自由表示的社会，所以民主的基础是对人性的能量的信赖。对人的理智、对其中合理性的经验的力量的信赖，相信人的理智，相信人的能量，相信人性的优点，相信合作的经验，通过经验我们达到这样一个理性的信赖。这并不是说，学生是完美无缺的，而是相信，只要给他们以机会，他们就会不断成长，并且不断地创造出用以指导他们行动的知识和智慧。而每一种专制和权威社会都是基于另外一种信仰：需要的理智仅仅集中于少数高贵的人。由于遗传的天赋，而被赋予了控制他人的潜能和能力。由他们制定原则、规则，并且确定执行的方法。这是也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思路：相信人与不相信人、引导与灌输。

四、结语：尊重与宽容——真正自由民主的教育理念

自由民主的启蒙和形成需要教育。不管教育是否能改变社会，教育者本人应该永远走在积极、主动的一面。一个社会总得有人做领头羊。这需要教育者多去呼吁，多去宣传。所以，我相信教育者就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从课堂开始做，让学生自律自主，不断向前走，通过青年人的教育来逐步达到社会进步的目标。

很多人都说，你总是这么呼吁，结果成效如何呢？你觉得还有什么希望呢？不要紧。想想看，十年前，我不可能做这样的演讲，我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也没有人敢出。现在，我可以跟你们讲关于自由主义的讲座，而《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也成为了一本畅销书。再联系前面所说的广东省的人大提议。这说明，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因为大家可以去正面谈、可以去实践这些基本理念了。我们的态度就是“向前走”：大家去说，大家去做，身体力行，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比如说，我们往往一起合作做事很困难，因为缺乏宽容。你信奉的与你所做的是两回事，这就是问题。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宽容别人。我们可以争论，但是我相信伏尔泰那句话：“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就是君子风度。这就是教育的基本理念问题。为什么我很反感某些大学教

授的演讲呢？因为他在公开宣扬某种狭隘的观点。尊重与宽容，这是真正自由民主的教育理念的内容。

罗尔斯在晚年总结了关于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的一些基本原则。(1) 自决原则。个人的生活只有是自我决定的时候，才是最有价值的。(2) 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3) 多元主义。由于每个人自由选择，可能选择是多元的、个性的，所以要宽容别人。你可以选择你的生活方式，我可以选择我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背基本的原则，我们应该相互同意多元的生活方式并存。(4) 中立性。国家中立，反对完美主义。国家不要在每一个道德问题上都表态，规定一种标准。而应该在道德问题上保持中立，可以有一个大致的原则，比如说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等。

(5) 善的原则。国家应该公平分配资源，使所有人都有获得公平分配资源机会。这里的善是指大善。

(6) 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做事正当不正当，应该成为约束他对善的追求的原则。这里的善是指小善。每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自己的事情。

最后给大家介绍自由主义学者斯皮兹 (David Spitz) 临终前为自由主义写下的一些格言：(1) 尊重自由。自由甚于其他价值观。尊崇自由要高于其他价值观，即使要高于平等、正义等其他价值观。(2) 尊重人而不是尊重财产。不要见物不见人。(3) 不要信任权力，即使权力出自多数人。总要保持怀疑的态度。(4) 不迷信权威。权威也会犯错误。(5) 宽容。(6) 坚信民主政治。(7) 尊重真理与理性。(8) 接受社会变迁的必然发生。(9) 不要耻于妥协。适当妥协是必要的，只要不违背基本原则。不妥协不能前进。退一步进两步。(10) 保持一种批判精神。这是他在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自由主义研究的总结。这也是我的座右铭。我觉得，作为一个教育者也应该认真把它作为座右铭，在此与大家共勉。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al Ideals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GU S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Abstract: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is one in western mainstreams. Based on som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the article discusses some essential issues on educational ideals. Liberty and democracy in a society must begin with classroom and family. Currently, some hot educational issues in China always indicatively go against educational ideals of liberal and democratic spirits. Educational innovations ultimately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such an educational ideal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the most thorough understanding and institutional realization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themselves, which is the most essential. Therefore, the key of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lies in the breakthrough and fulfillment of essential ideals. Education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requests: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where students can perform free communication and equal discuss, and emphasizing tolerance, trusts and respects for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while endowing students with freedom of choice, obligating them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strict autonomy to their study on the other hand. Education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requires educators precede the times, begin with classroom and endow student with autonom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 educators should hold an attitude of “forward progress”, and example themselves and endeavor to gradually accomplish the goal of social progress through the education of youth.

Key Words: liberty, democracy; education; tolerance

收稿日期: 2005-06-10;

作者简介: 顾肃 (1955-), 男, 江苏启东人, 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与法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¹ 本文根据 2004 年 9 月 29 日顾肃教授主讲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正德高级学术讲座”第一讲的现场录音整理而成, 其中的摘要、关键词和文中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未经本人审阅——编者注。